

这不是一本诗集，却流淌着淡淡哀伤；这不是一本散文集，却散发着微微善良；这不是一本小说，却讲述着徐徐故事。大学，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走在你的边缘，那些我爱的人，你们一个个出现，只因一个纯真的誓言，让我为你们带来祝愿——「要是我不能带给你快乐，我也不想带给你心伤」——这样的昨天，今天，明天。

我在你的边缘

WO ZAI NI DE
BIANYUAN · 吴万伟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这不是一本诗集，却流淌着淡淡哀伤；这不是一本散文集，却散发着微微善良；这不是一本小说，却讲述着徐徐故事。大学，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走在你的边缘，那些我爱的人，你们一个个出现，只因一个纯真的誓言，让我为你们带来祝愿——『要是我不能带给你快乐，我也不想带给你心伤』——这样的昨天，今天，明天。

我在你的边缘

WO ZAI NI DE
BIANYUAN

吴万伟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许 奕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你的边缘 / 吴万伟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614-4884-7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0631 号

书名 我在你的边缘

著 者	吴万伟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884-7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30 mm×210 mm
印 张	5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3 500 册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这是剩下的一个夜晚
我闭上了眼
身子不住在空中泛滥着旋转
却把头坠向深渊

我画着一个圈
那些我爱的人一个个出现

有多少次
爸妈那张沧桑的脸
黄土地里背朝着天
道不尽流年辛酸

午夜裡你不想睡眠
是我朋友便无需多言
得意的我会和你们一起狂欢
失落的我愿为你们分担

那叫不上名的孩子
过来坐在我的身边
我教会你这些
只因你可爱的笑颜

我在你的边缘

让我把它画完
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中间

最后，划着那只白色的船
把那埋葬的激情点燃
守着一个纯真的誓言
我在你的边缘

目 录

一.....	(1)
二.....	(4)
三.....	(8)
四.....	(12)
五.....	(17)
六.....	(21)
七.....	(25)
八.....	(28)
九.....	(32)
十.....	(35)
十一.....	(38)
十二.....	(42)
十三.....	(46)
十四.....	(50)
十五.....	(54)
十六.....	(58)
十七.....	(62)
十八.....	(66)
十九.....	(70)

二十.....	(74)
二十一.....	(79)
二十二.....	(83)
二十三.....	(87)
二十四.....	(91)
二十五.....	(94)
二十六.....	(97)
二十七.....	(100)
二十八.....	(102)
二十九.....	(105)
三十.....	(108)
三十一.....	(111)
三十二.....	(114)
三十三.....	(117)
三十四.....	(120)
三十五.....	(123)
三十六.....	(126)
三十七.....	(130)
三十八.....	(133)
三十九.....	(136)
四十.....	(139)
四十一.....	(143)
四十二.....	(146)
写给天外·南风的话.....	(149)

时间开始

时间结束

我该给你什么祝福

直到你可以不哭

成都是一座很不错的城市，至少在很多人看来如此。这里不像重庆，一个大城市下的小城市，一个小城市上的大城市，如果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你最不会错过的便是这样的城市。打从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开始喜欢上这里。像很多初次离开家门求学的大学生一样，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充满了梦想。偌大的江安校园，此刻我走在这里，却早已不是它的主人。想过我脚步走过的地方，从不曾错过另外的脚步。如今，我将要离去，这一切都能让我耿耿于怀甚至有些恋恋不舍。我的两年曾因它而年轻，又是两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走在这个院子的时候，它却没有因为我而失去年轻。

浮动的流水，叫嚣的风，我多么想留在你的身边，看着你的样子，守着你的年轻。我想着记下这一

切，当她于我陌生的时候她也会让你陌生，当她于我熟悉的时候她也会让你熟悉，当她于我再次陌生的时候她也会让你再次陌生。多年后的一天，我们必会惊讶于这样的变化，曾经只是我们的故事，而我们只是曾经的故事。

我坐上校车等着离去，窗外是那个让我的两年曾经年轻的院子，眼前却是离开它后我失去年轻的两年。我甚至看到了冷眼，甚至听到了嘲笑。如果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有一年我也是那么天真、任性，不承认自己已长大。外面闪过的一切，仿佛昨天的声音在呐喊——

我是一个被幻想宠坏的孩子

在一个不欢迎沉默的年代

我就像一无赖

向世人宣读着我的自白：

花儿——

有开有败

草儿——

有盛有衰

我也有过——

过去和现在

我们都做惯了孩子，又都想着做惯了的孩子。有

人说，现实在我左边，我却把头转到了右边。可是此刻，我才知道，原来我不过走过了从前，走在了你的边缘。要是有什么需要带走的，就是你最后的眼神；要是有什么需要留下的，就是我最后的背影。那一年，就是这样让你我都没有遗憾。我一直在你的边缘，那里没有“后悔”二字，没有“对不起”的独白。倘使你流下了珍贵的眼泪，我会好好珍惜；倘使我也流下了，请你也好好收起，因为它为你而流。那是上天最好的礼物。

我曾一度犹豫要不要在离开的时候写下这些，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写下这些，我甚至不善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很长时间内，我被幻想宠坏，我的思维老是让我难以抓住，我甚至不知道一个故事应该如何开始，更不知道如何结局。幸运的是，我从一本物理书序言中的一句话得到启示，那是一位叫费曼的伟大物理学家对教学的最好阐释——“First figure out why you want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subject and what you want them to know, and the method will result more or less by common sense.” 我不再犹豫，这样的尝试至少是我愿意而为的，哪怕不惜多些自以为是，多些自信打不死的心态。马上要离开了，我甚至没有机会知道我还能对这样的尝试祈求什么。

这一刻，时间开始。

二

这条路越来越曲折
能走下去的人越来越少

我的名字叫南风，这样说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喜欢
的名字。在我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清楚自己为什么选
择物理。我甚至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自己的书上
写下这样的句子——这条路越来越曲折，能走下去的
人越来越少。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在文学、物理
和旅行上。我一直觉得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会让
自己很踏实，至少很长时间里确实如此。在我初中的
时候，我一直觉得物理是一幅画，因为我曾用画画
的方法去理解物理。等到高中的时候，我似乎对这样
的理解开始麻木，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感觉到物理的存
在。进了大学，我开始接受物理其实是数学对世界的
留恋，可是很快我便放弃了这样的认识。我的老师曾
让我盯着一棵树去观察，如果有一天我懂得怎样描述
一棵树，或许我能重新认识物理。谈到这些，是因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整个人都深受其影响，和你们
中的一些人一样，我要不时地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承认自己喜欢物理，可是我几乎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文学上，我曾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可是当我无法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的时候，我知道我偏离了物理，我也不能投入到文学中。也许我一直没有分清什么是爱好，什么是专长，这让我大学几年很难释怀。我曾想着放下什么，可是也只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安慰。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为纯科学呼吁》，这是美国物理学家 Henry Augustus Rowland 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发表的演讲。我希望每一个选择科学的学生都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它滋生了我的物理情结。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适应大学的生活，像很多青春朦胧期过去的年轻人一样，我喜欢上一个人，却把这一切隐藏在我的文字里。我曾经几乎每个夜晚都出来走路，偌大的江安校园，在我离开的时候，不知有多少遍我曾到过它的每一个角落。凉风吹拂着臂膀，湖水荡漾着粼波，夜晚的灯光在不远处闪烁，一个人走在这里，感受到的是它的“娴静”，仿佛开始的一天，我们手捧着飘落的花瓣，默默为它们祈祷——

山里的野树，草地上的菊花

风吹雨打总不能散去

尽管它还是那么倔强

也许夜是沉静的

我在你的边缘

天上的星星
不会偷你朦胧的睡眼
树叶也不再那么喧嚣
留下一份宁静去分享
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月亮还在讲着故事
你把握着明天
我决策着今天
就是这样走过
夕阳也被你俘获
你披着夕阳的艳丽
向我炫耀着光彩的舞衣
偷偷地我收起了心
默默地看你的舞衣在夜的笼罩下
失去原来的色彩
你悄悄离去
草地上满是飘散了的菊花

能看到流星是很幸运的事，我曾不止一次借此许下愿望。我甚至常常在夜色里停下来打量着眼前的茶树，生长在这里它们是多么幸福，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可是时间如此匆匆，它们只是比那天上的流星更幸运而已。目睹那些新生的到来总是很有意思，目送那些毕业生的离去也总是很有感触。原来，并非物理

如此，这个院子早就清楚，这里的路会越来越曲折，能走下去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两年后的一天，我回到了家里。我在医院里见到我的爸妈，爸爸躺在病床上，受伤脚已经被固定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一半的时间我在医院陪着爸爸，一半的时间我守着家里的空房子。爸爸出院后情况不比先前，我知道我再也不是什么都不需要过问了。有人说，爸爸的眼睛充满了强烈的光芒，并非我有意逃避这样的光芒，而是不想让爸爸看到我的眼睛，怕那个他一直深爱的儿子他将不再理解。他或许会难过或许会因此而高兴。那天帮爸爸打水洗脸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掌已经比爸爸的还要大了。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学校，火车后面是离去的家门，前面的，必须擦干眼泪才可以看清。

三

白色的是坠落的天使
寂寞的是一个孩子的天堂

那是三月份的一天，我出现在幼儿园门口的时候才偷偷笑了出来，原以为自己接下来会是个老师，可是看到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心欣，觉得自己更像带孩子的保姆。带她回家的路上，才知道她妈妈当时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才愿意让我带这个小孩。我把一切都看得很重要，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为了拿到报酬而工作，更是因为她是个小孩，我喜欢小孩。心欣只知道有个老师要来，见了我并不好奇或者害羞。那个时候我对一两岁的小孩最是熟悉，对四岁的小孩多半没有概念，心欣的妈妈甄姐给了我不少好的意见，让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很快和心欣友好相处。

事实上我就是个保姆，每天接她回家然后陪她一起玩。我并不会画画，却花了很长时间指导心欣画画。在我看来，画画是打开孩子心灵的一扇很有意思的大门。给阳光一点颜色，送想象一对翅膀，也许在孩子的世界里星星永远那么明亮，晶莹地闪烁。心欣

喜欢唱儿歌，我常常坐在花园的凳子上听她唱歌，那是她开心的时刻。有时候唱到后来她会要求我唱歌，我才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她们为了唱歌而唱歌。

有一回，我们碰到一株开满了白色小花的树，我叫不上名字来，我知道这并不重要。那天风在树梢，鸟儿在叫，一片片白色的花瓣在飘落。心欣不住地捡起飘落的花瓣，她说那是天使的翅膀。我们伸开双手，希望可以接住这些坠落的小天使，白色的是她们的翅膀。晚上我离开的时候，又打那株树下经过，那些天使安静地留在空中，落在地上的，我们都带回了家。

花园里有个水池，那里常常有很多小朋友来看蝌蚪。旁边的月季刚刚含苞，羞涩欲坠。远远的亭子下面，一位妈妈在看书，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围着她跑来跑去。她们很有可能是西班牙人，我这么想着。偌大的花园，这么多小朋友，只有那个小女孩一个人从一边跑到另一边，又从另一边跑回来。接连好多天都是如此。我打量着这个花园，有着欢声的地方总有着寂寞，那是另一个孩子的天堂。我甚至没有机会想下去，一个邻家的小男孩落水了，我赶过去把他救上来。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个小女孩，是在我将要离开的前一天下午。那一次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守着一个院子的我和我的姐姐，还有一个我要拒绝想做我姐姐的你，也许从没有想过今天会是如此。

那时候你还年轻
我也没有长大
我们还是孩子
一起看窗外的世界
孩子的歌有谁来唱
你我都不怀疑
奔跑的声音
野草的气息
躺下是多么幸福

甄姐很想我可以继续留下来，她从不怀疑我带孩子的耐心。但是她并没有挽留，多少年后我必定对此充满了感激。有很多东西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会舍不得，却是为了能懂得更多，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旅行，一个人走在路上，一个人坐在车上，一个人睡在一家旅馆里。我或许想过很多，时间或许曾经慢了下来。我一直觉得旅行会让时间慢下来，然而结束的时候，我并没有因此而年轻。

我翻着我的物理书，笔记本上记下了很多我喜欢的句子。有一句我曾一度试着去理解，“In fact, the glory of mathematics is that we do not have to say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我现在的宿舍，阳台外面对着一株树，每当我有什么想不通的，我都会打量